

一草知雨晴

王兰芳

入伏后,连日的阴雨缠绵,锁住河畔、裹着街巷,也绊住了晨起散步的脚步。多日不出门,心里一直惦念着河畔的清风,惦念着雨润过后的草木气息。

一日清晨,我和爱人撑伞出门。微雨若有若无地落着,轻得几乎触不到踪迹。潮湿的水汽丝丝缕缕弥漫在空气里,撑伞不见雨、收伞不沾衣,我与爱人索性收起雨伞,沿着河畔步道慢行。

乌云层层堆叠,沉甸甸地压在河对岸的楼宇之上,吸满了雨季的水汽,凝滞不动,连风也变得迟缓。步道两侧的绿化带,经连日雨水滋养,挣脱了平日被修剪得整齐刻板模样,生出几分蓬勃的野趣。一眼望去,竟有一片葱郁的香附子悄然冒出来,高出草坪,在微风里轻轻摇曳,鲜活又灵动。想必是这几天的连阴雨,园林工人没有清理杂草,给了它们肆意生长的机会。

本地人多唤它为三棱草。在庄稼人眼中,它是除不尽的顽草,根茎在地底蔓延,耐旱耐湿,任凭踩踏、铲除,一场雨便能再度破土萌发。很少有人知道,这被忽略的野草,它的根茎却是《本草

纲目》里一味经典中药材,有着疏肝解郁、理气宽中的温润药性。

细看丛生的香附子,身姿纤细挺拔,色泽苍翠清亮,标志性的三棱形茎秆光滑干净,亭亭玉立。狭长的绿叶自根部丛生而出,自然舒展;浅褐色的穗花藏在茎叶之间,不张扬,不艳俗。微风拂过,成片的香附子轻轻俯仰,携着雨后草木的清冽,温柔了这个河畔清晨。

对我们六七十年代的人而言,香附子不是野草,也不是药材——它是独属于夏日的乡野小趣,也是孩童窥探天象的小小法器。儿时盛夏,或是连日酷暑,或是阴雨连绵,我们总爱在田间地头拔起一株香附子,玩一种占卜晴雨游戏。折一根花茎轻轻撕开,若茎秆四裂齐整,形成规整的方正框架,便预示晴天将至;若是拉扯之间骤然断裂、纹理散乱,便是阴雨绵绵的征兆。那时的夏日很简单,快乐也很纯粹,简单的小游戏藏着孩童最纯粹的期许,也藏着人与自然最质朴的默契——相信一根草里住着天气的秘密,一阵风里藏着神的耳语,一片云驮着明天的答案。那样的相

信是饱满的、明亮的。

“试试?”爱人望着成片摇曳的香附子,笑着提议。我欣然点头:“当然。”

俯身挑一株茎秆挺拔的香附子,指尖掐住根部,轻轻一折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一根花茎已在手中。我和爱人分别捏着茎秆两端,小心翼翼向两边缓缓扯开。我在心里默念:“晴,晴,晴!”可惜裂口走到一半,猝然断裂。我连忙扔掉:“不算不算,力气用偏了,这次不作数。”爱人笑着又挑了一根。

第二次尝试,裂口走到大半,又断了。我不肯罢休:“再试一次,这把定输赢。”爱人又拣了一棵:“这棵最好,定然稳妥。”

沉下心神,再度屏息,控制着手下力度。这一回,裂口没有断。它稳稳地分出四根细丝,顺着肌理向四方撑开,像一顶小小的、碧绿的华盖。中间的方孔齐整分明,一瞬间,我仿佛看见夏天的阳光,正从那个小孔里哗啦啦地漏下来,“晴了!”我松口气,笑了,心头悬着的情绪豁然明朗。

其实,我哪是靠它定晴雨。儿时玩

耍,也并非总是求晴天——酷暑难耐之时,反倒盼着扯出来的是“雨”。求晴还是求雨,从来都取决于当时心境。可即便长大了,什么都明白了,每次看见香附子,依旧会重复儿时简单的游戏。在裂口分合的刹那,心里总有一个小小的愿望,清清楚楚地亮在那里。

一株野草的开合,终究无从左右天象。所谓占卜,从来不是向草木求取答案,而是借着一根草茎的玄机,期许日子走向心中盼望的模样。我们扯开的不光是草茎,还有不曾被生活磨灭的童真,是历经世事依旧未改的纯粹,是愿意相信万物有灵、人间温柔的赤诚。

这片草地不久便会迎来园林工人的修剪。可此刻,在伏天的微雨里,香附子自在摇曳,瘦高茎秆举着细碎花序,仿佛擎着无数个尚未揭晓的谜题。人生总该有一些不必深究缘由的时刻,比如在连绵阴雨天的河畔,为一棵草的断裂而屏息;比如和一个人并肩而立,等候一场未必灵验的草木预言。

世间万物,没有无用草木,也没有无谓过往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吕思道:“我也不知她老人家在哪里,听宗爷爷说她当年所嫁非人,那人每日只知道酗酒赌博,后来将家产连同房屋都赔光了,再后来又 将姑姑也赔给他人做妾。姑姑不堪受辱,也自感羞愧不敢回宛东,趁着夜色带着幼女连夜逃离了。”

“世上竟有如此败类!”“你的姑姑当真可怜!”“原来秋儿竟有如此可怜的身世!可怜她又……”刘彩奎与赵氏姊妹纷纷扼腕叹息。

宗婉儿的脸上已满是泪水,她紧紧地咬住嘴唇,直到嘴唇流出了鲜血,她依然没有感到一丝疼痛。

东方长年叹道:“秋儿不是宗爷爷的外孙女!”吕思等人俱向他瞧去,东方长年将眼光盯在了宗婉儿的脸上。刘彩奎见宗婉儿满脸泪水,惊道:“莫非她才是宗爷爷的外孙女?”

吕思也吃惊道:“这怎么可能,这半块玉佩分明是戴在秋儿脖子上的。”宗婉儿满眼泪水地瞧向吕思道:“原来,外公抚养之人是你。”

吕思惊道:“你究竟是谁,莫非姑姑又生了一个女儿?”宗婉儿摇摇头道:“我娘只有我一个女儿。”

吕思道:“那半块玉佩是怎么回事?”宗婉儿道:“当年我娘带着我一路乞讨,后来遇到饥荒之年,无奈之下她便 将半块玉佩贱卖给了一个大户人家,至于玉佩为何流入到秋儿的手中我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吕思听到此处已相信了十分,问道:“你娘呢?姑姑现在何处?她还好吗?”赵惜颜提醒吕思道:“这丫头刁钻古怪,公子不可轻信。”

宗婉儿恶狠狠地瞪着她道:“你这

么大的人了,为何还如此刁钻刻薄,我如有异心自管拿着玉佩离开,又何必再折返回来。”

吕思训斥道:“我不许你如此和赵姐姐说话,长幼有序的规矩你必须遵守。”他的心中已是将宗婉儿当作亲人对待了,因此出言教训于她。

宗婉儿撇嘴道:“是她先惹的我,你怎么不说她?”吕思见她嘴角流血,急忙从怀中掏出一个 小瓶道:“你的嘴唇出血了,瓶中是我自行配制的止血药粉,你赶紧涂上。”

宗婉儿接过小瓶,拔开瓶塞,倒出一些白色粉末在掌心,将小瓶塞好揣入怀中后腾出手将粉末涂在伤口处。她痛呼道:“你会配药吗,这伤口怎会如此疼痛?”吕思微笑道:“既然你怀疑我的医术,那就将小瓶还我便是,再说你的伤口也用不了这许多。”

东方长年替宗婉儿道歉道:“请公子不要与她一般见识。”向宗婉儿道:“你还是将小瓶还给公子吧。”

宗婉儿瞪东方长年道:“反了你了,我外公把他抚养成人容易吗?我要他一小瓶药粉怎么啦?”张开二指比画道:“就这么一点儿多吗?”

赵惜颜看不惯她骄横的模样冷哼道:“脸皮如此之厚,是不是宗爷爷之后还不一定呢。再说……”

吕思打断她的话,向宗婉儿问道:“不知姑姑现在何处,我想见一见她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拾起夏日的余温

王建强

窗外的雨,从昨夜便开始下了。起初是又细又密的,像谁在云端筛着极细的沙,后来渐渐急了,淅淅沥沥的雨敲打着梧桐叶,一片沙沙的声响。那些叶子还带着夏末的深绿,被雨水一洗,绿得发亮,亮得有些晃眼。我立在窗前,看雨水顺着叶脉缓缓滑落,每一滴都裹着一点夏日的余温,坠下去,碎在泥土里便不见了。

教室里空荡荡的。桌椅都还整齐地摆着,可那种寂静是活生生的,仿佛每一张桌子都在呼吸,都在等待。粉笔槽里积了些灰,是上个学期末最后那堂课留下的。我记得那天天气极好,阳光斜斜地射进来,把粉笔灰染成金色的雾。孩子们在笑、在闹,在课本的空白处画些谁也看不懂的涂鸦。那时谁也没想到,这一别,竟是一个完整的夏天。

我走过去,指尖轻轻划过讲台。木头的纹理里还藏着六月的气息——汗水的咸,花露水的清,还有那种只有孩子身上才有的、暖烘烘的、带着奶香的甜。这些都还在,只是被两个月的沉默封存了,像琥珀里的小虫,凝固在某一 刻的生动里。我的心忽然疼了一下,是那种极轻的、几乎察觉不到的疼,像被人用羽毛尖搔了搔最柔软的地方。

雨声渐小,天边透出些灰白的光。我推开窗,一股潮湿的风涌进来,带着泥土的腥气和草叶的苦味。这风不同于盛夏的风——那时的风是热的、躁的,吹在脸上像一块温热的丝绸;如今的风是凉的、净的,擦过皮肤时有种透明的爽利。可就在这凉意的深处,我分明触到了夏的余温,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暖,像火堆将熄时的炭,外面是苍白的灰,内里却还红着。

隔壁班的门吱呀一声开了。王老师抱着教案走出来,看见我,笑了笑:“来这么早?”我也笑着回:“睡不着。总想着暑假就这么过去了,心里空落落的。”她走过来,和我并肩站在走廊上,看雨后的操场上几滩亮晶晶的水。“可不!”她说,“前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在批作业,梦见小胖把‘的’‘地’‘得’又用混了,急得我直跺脚。”我们都笑了,笑声在空荡的教学楼里荡开来,撞在墙上又折回来,竟带了些回 声的暖意。

这大概就是当老师的奇妙之处了。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在给予,教孩子们识字、作文、做人。可到头来,却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给了我们太多——给了我们等待的理由,给了我们牵念的对象,给了我们每一个平凡日子 里的不平凡意义。

雨彻底停了,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,一道一道的,像是在天上支了架竖琴,光就是那紧绷的弦。我深呼吸一下,空气里的凉意与暖意交织,像一杯恰到好处 的温水。等一会儿,孩子们就要来了。他们会带着晒黑的皮肤、变高的个子,还有满肚子的暑假故事涌进这间教室。到那时,夏日的余温就不必再去拾了——它会自动从每一张笑脸上溢出来,把整个九月都烘得暖洋洋的。

我转身走回教室,拿起黑板擦,细细地擦去那些粉笔灰。灰白色的粉末簌簌落下,在阳光里翻飞如蝶。我知道,新的故事要开始了,而旧的故事——那些夏日的慵懒、热烈、漫长的白天和短暂的夜——都会化作种子,埋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,等着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,开出花来。